

佛祖統紀

卷四十五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29  
17



法運通塞志第十一 佛祖統紀卷四十五

志磐 撰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真宗太宗第三子母元德皇后李氏十二月二日為承天節求定陵

咸平元年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賢等令

置先帝聖教序後沙門可升注序進上○詔知制誥

朱昂兼譯經潤文官○御製崇釋論其略云奉乃十

力佛有十力輔茲五常上法之以愛民下導之而遷善誠

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又曰釋氏戒律之書與周

孔荀孟迹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入之惡不殺

則仁矣不盜則廉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正矣不醉

則莊矣○中天竺沙門彌摩提等來朝進佛舍利梵

山門禪定 蘭若藏本

F-0229-(17)

經。善提樹葉。善提子數珠。賜紫衣。○西天竺沙門佛護來朝。進梵經。賜紫衣。○敕史館編修贊寧充右街僧錄。

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敕史館編修贊寧遷左街僧錄。三年八月。試光祿卿。天息定亡。謚慧辯法師。敕有司具禮送終。○慈照聰禪師見首住襄州石門郡守以事答之。暨歸首座問訊。曰。守無故屈辱。和上師以手指地。曰。教他平地起骨堆。即見隨指起一堆土。守全家以病死。大慧武庫辛酉。即東隱也。門。四年五月。試鴻臚卿。法賢亡。謚玄覺法師。敕送終。如

慧辯禮。○史館修撰左右街僧錄贊寧亡。學士王禹偁序其文曰。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師所述內典錄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師嘗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非史通等。禹偁見之。大服其說。作書與師曰。辰借通論。日殆三復。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致於迷復。自周秦以降。作者衆矣。至於斥揚墨而尊姬孔。不無其人。如此。歷詆諸家。不顯聖道者。吾未之見也。師胡為而來哉。得非天祚素主而假手於我師者與。不然

天下冠章甫而衣逢掖者豈遂無其人也禮記孔子曰予少居

晉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猶大也大袂亦袂彌蔽反神也禪單同僕雖不佞亦掌從事於斯矣每欲厲墨

兵而討百氏停于儒宮且取其小道亂常之甚者辱

戮之俾乎祖述憲章之道與天比崇然後知夫子之

尊也區區此懷為白斯久今茲觀師通論之作所謂

時雨降矣日月出矣澆灌燭火復何為哉莊子日月

不息燭音爵火炸也見王氏小畜集師述僧史略三卷凡法門事始因

革莫不畢錄臺閣之士欲通練內外典故者皆於此

觀之述曰道法師序僧史略稱內翰王公觝排釋氏過

於韓子而獨於寧通慧推服之不暇蓋其學行才

識有可取也今觀小畜集其修僧史則贈以七言

撰聖賢錄則賀以五言歸葬錢唐則誌其墓所著

內外集則冠以序高於通論之作贊之以書且盛

稱其駁董難王介顏非史歷詆諸家自周秦已來

未之見是知王公之於通慧不敢排以佛而獨有

取於學識之高可謂能誠服矣至於通慧道德之

盛則王公未學不足以知非如梁敬之之知荆溪

柳子厚之知重巽也

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臣嘗召

問皆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諸藩必招輕慢自

今且試經業察人材擇其優者令往詔可○二月詔  
隋智者禪師科教類次刊牘凡百五十四部賜名天  
台總錄譯館請繫開元東土集傳制曰可

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  
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西天三藏法護來進  
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束帛館于譯經院○北天  
沙門戒賢來進梵經賜紫服○七月亢旱召西天梵  
僧於金明池水心立壇咒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  
雨至自後歲旱必作咒法多驗○東吳沙門道原進  
禪宗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定頒行  
二年三月迦濕彌羅國沙門目羅失稽來進梵經菩

提樹葉○七月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賜紫服  
○九月上幸譯經院觀新譯經令三藏諸僧坐賜香  
茶繒綵有差○上以諸寺住持先是僧職遷補或非  
其才至是召見便殿閣試行業

三年諸王府侍讀孫奭奏請減省修寺度僧上曰釋  
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訾假使僧道時  
有不檢安可即廢○詔釋道歲度十人者特放一人  
不試經業○婺州沙門志蒙徐氏衣錦衣喜食豬頭  
言人灾祥無不驗呼人為小舅自號曰徐姊夫一日  
坐化于三衢吉祥寺遺言吾是定光佛至是奉真身  
祈禱神應不歇世目之豬頭和上

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並置寺觀百步之外有以酒肉五辛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糾告重論其罪

述曰新譯藏經為聖教也真宗可謂仁聖之君矣初踐阼製聖教

經則不許為聖教製序始於唐朝孫奭請減度僧則不聽而又能下詔鬻

酒肉於僧道者論其罪意此穢業不當瀆聖境也

厥後沙門覺稱自天竺來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

見屠殺猪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天竺食肉五辛

者驅出城故無貨者是知東華郡邑習於食肉故

見之者無嫌心獨無媿於稱乎嘗因同人揚推此

事欲乞清朝推廣祖宗之法不令在城中殺畜不

許懸肉街市凡屠家只在城外僻絕不通人處居止販者用竹器遮覆入城投機然後

而賣庶幾人居滄潔自不習見所以去殺氣以養

仁心移惡習以趨善道豈不有益於國家之政化

者哉

初諸暨縣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

是年十月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

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衆不免烹矣華異之作

夢魚記以囑後來宰邑者四明法智法師錄○臣察言

愚民無知佞佛過度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

罪蠹害國政宜加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遷善

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廣雖荒服諸國

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道然不甚盛王且對曰頃  
歲虜使登開寶塔瞻禮甚虔誓當戒殺及至上清宮  
不復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  
述曰道事天天事佛故為國者必兩存之而於尊  
卑小大之分較然久已自明恭惟

真宗皇帝聖心虛融并包法界敬天命宗佛乘發  
於性真不俟為學既免梁武永棄道教之偏且無  
唐宗上躋老聃之失梁天監二年羅道教唐正深  
觀十一年外老子居佛上深  
距臣僚佞佛邀福之說肯顧陳恕譯經費財之言  
上法祖宗下垂成憲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

詔遣使送金襴袈裟往惠州羅浮山中閣寺奉釋迦

瑞像仍為國建祈福道場感五色祥禽集于齋所此  
像高八尺來自西天隋開皇中釋慧喜安龍華寺會  
昌廢毀像靈不可壞道士藏於都虛觀咸通中海南  
節度使韋宙迎至中閣寺○汀州方士王中立遇道  
人姓趙授以神術中立至京師具言靈應勅授許州  
參軍留上皇城廨舍後每於市上見之自稱司命真  
君是年五月降于中立所居之堂戴冠佩劍服紺青  
色凡有瑞異必先告之中立每傳其言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有天神降于寢殿星冠絳  
袍謂上曰天書將降宜齋戒建壇以受之越月皇城  
司奏言右承天門有黃帛曳鷓鴣吻上上步至門望

拜內侍捧取而下。奉安朝。殿視其上文云。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某。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啓封宣文。其名大中祥符。凡三篇。若洪範老子之書。是日司天監奏有紫雲如蓋。下覆殿庭。百僚稱賀。詔改元。馮拯請以天書大中祥符為號。上喜曰。義名也。國朝會要

述曰。周卜其祚得世三十。歷年六百。其後傳世三十七。歷年八百。漢之世以讖知故。赤伏符云。四七之際。火為王。自漢高祖至光武初起之年。為二百二。故云。四七。漢以火王。故云。為至也。晉元渡江。筮之得百二。元帝使郭璞筮之。云。享年二百二。後百二年。而宋代晉。始稱。唐太宗時。原州貢瑞石。成文有七佛八菩薩之記。石文云。太平天子李治。七佛八菩薩。其後至。

二十一年。世如武宗之滅法。及高祖之薄信。末年諸主當不在佛菩薩之數。又萬回謂明皇五十年。太平天子一行記。社稷終吉。明皇以國禪師答曰。社稷終吉。後至昭宗而亡。以曾封為吉王。故耳。北朝陸居士謂齊文宣十年。天子猶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居土陸法。十年。天子猶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遁代坐。十年。謂文宣也。百日。廢帝也。周年。孝昭也。後皆此。皆天命人事互相參會。默定於先時。而不可詰也。我國家不應休運。太宗即位之初。感翊聖真君之降。謂國祚過於有唐。而嘉州石文誌公石記。則有趙號二十一日之文。太宗四年。嘉州貢石。有册文云。趙二。十一帝。既而誌公親降。禁中上親聞訓。語。真宗祥符初。天書降。有云。趙受命。世七百九九。今詳翊。



聖國祚過唐誌公二十帝此兩義固可解唯天  
書七百九九未之能諭假使果及此數當不止二  
十一帝殊不知前十四朝已三百年自今皇帝  
以卞九七傳各在位七十年則可及五百之數也  
恭惟列聖相承德加四海一視萬區而以民為  
重並隆三教而知佛為尊當必有聖賢護國延長  
世祚則周過其歷之驗復見清朝便須實及七百  
九九之年用以仰符上天之語為可信也佛天聖  
人以宿命智預鑑未來雖億千萬劫莫不先知矧  
此千百年之近事以之能預告者非怪誕也  
七月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民祖饗坐卧違者以

不敬論○宰相王且率文武百官五上表請封禪十  
月在京民庶相繼上表詔許之十一月車駕幸曲阜  
兗州舊魯國地謁先聖廟有司定儀肅揖上特再拜遂為定  
制加謚玄聖文宣王祝文進名封其父叔梁紇為齊  
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官氏鄆國夫人給十戶奉  
塋域賜田百頃及御製讚封齊太公昭烈武成王  
述曰自古尊先聖者漢高始過魯行祀封其後平  
帝始封褒成公梁武始令天下建廟北魏孝文改  
謚文宣公唐太宗用房元齡議太學釋奠始尊為  
先聖而以顏子陪享明皇始進號文宣王南面坐  
用王者宮縣之樂皇朝真宗加謚至聖文宣而

祝文進名定儀特拜自古尊先聖莫若此日也韓  
昌黎謂天下通得祀孔子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  
祀事之盛未有如孔子者蓋孔子以德雖不得位  
而得常祀見夏州孔子廟碑是知自明皇尊以王禮故世  
世天子拜而祭之今真宗特拜有合於古不知  
當時禮官何為不知而定肅揖之儀取哉

十一月幸泰山奉玉幣三牲祀昊天上帝于山之圓  
臺太祖太宗陪位於東西依南郊行禮法

元豐間有司以合祭天地于圓立接周制不應古  
義詔定親祀北郊之禮元祐初詔依前旨集官詳  
議蘇軾奏議其略曰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

圓立祀天而不祀地不遺謂冬至天於南郊陽時  
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  
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  
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詩之序曰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禘于群祀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  
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也或曰分  
野之星及山川也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  
久矣漢魏唐皆用圓立合祭之禮載之於史  
本朝太祖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  
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禘享太廟乃祀天地今

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今三年一郊先郊而祭大廟郊而肆赦優賞諸軍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宰相百官皆有賜賚凡此皆非周禮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非周禮不當合祭者何也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立方澤皆親祭之為是特以時不可行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若一歲再郊則軍國重有勞費之患也東坡集

詔修飾泰山衆像凡三十二身御製重修佛像記

○東封畢詔加司命真君為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兩街道士修齋醮科儀命知樞密院王欽若定羅天醮儀十卷選道士十人校道藏經舊錄三千三百三十七卷欽若詳定增六百二十卷賜名寶文統錄御製序以冠之初奉詔取釋道藏經互相毀訾者並刪除之今老君實錄載王欽若言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迹不可削王公有識鑑未必自此語也○鴈蕩山自古圖謀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為鴈蕩下二潭為龍湫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前臨大海案西竺書諾矩羅尊者居震且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華名唐貫休有讚云鴈蕩經行雲漢漢龍湫冥坐雨濛濛祥符中伐木者始見之自是著名在山

溫州樂清。諾矩羅十六住。羅漢之。  
一。梵語。震且。此云東方君子之國。 ○廌山瑞鹿本

先禪師結印坐亡。彌月。肉體不變。常聞異香。詔取所  
著竹林集藏之秘閣。嗣部

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人。朝勤

泰山。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四月詔三司使丁

謂起玉清昭應宮前殿。曰太初。以奉玉皇。建閣以奉

天書。後殿曰明慶。以奉聖祖。前九天尊也 ○詔昇州崇

勝寺。賜名承天甘露戒壇。○敕光梵大師。惟淨試光

祿卿。內預譯經。○九月。吳國大長公主出家。法名清

裕。賜號報慈正覺大師。即太宗第七女。幼不茹葷血。

上幸延聖寺。抱對佛。願舍為尼。至是乞落髮。詔建資

聖院。以君之。敕釋門威儀。鐘鼓統錄 教坊樂部。以為

迎導。時密王女曹王女及後宮三十餘人。皆隨出家。

詔於是日。普度天下童子十人。度一人。○十月。詔天

下建天慶觀。以奉三清玉皇。及增設聖祖殿。○詔於

洛陽申馬營。太祖誕聖之地。建應天寺。以奉神御。

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

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

壇。

述曰。案寧通慧僧史略云。甘露以喻涅槃。戒為入  
涅槃之初門。故從果以彰名也。今言別立大乘戒  
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具足戒。後至此地。增受

菩薩戒以順開顯之後末代出家乘戒俱急之義也

詔天下州郡應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敕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秃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詔知制誥李維出經論題目考試沙門以為選補左右街之序左街相國寺右街開寶寺○詔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館于北御園入定月餘求歸故山詔許之師每入定或經歲方出○六月幸汾陰祠右土○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菩提印○中天竺沙門覺稱法戒來朝進舍利梵夾金剛座真容菩提樹葉召見便殿尉勞甚厚館于譯經院稱進讚聖頌

詔惟淨譯之稱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西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貨者心不欲入居此願至五臺禮文殊即還本土晉公丁謂問之曰數萬里遠來更何所為稱曰并欲禮宣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欄袈裟奉安金剛座及賜裝錢茶果○四明知禮法師初與沙門異聞於南湖保恩聚徒譎道是年賜額延慶乃作誡誓辭二篇碑長為講貫天台宗教之所其言吾宗有五德者吾將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譎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偽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

美敏於將導

四年三月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瞻無畏三藏塔製讚刻石置之塔所復幸白馬寺瞻摩騰三藏真身上謂近臣曰摩騰至今千年而全身不壞良可尊敬宜嚴諭寺僧用心守護因御製以褒之○詔賜黃金三千兩增修峨眉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詔漣水軍守堅道者入見令宮女皆出焚香每一女至前上給之曰后也師皆言非如是數十人師忽起曰陛下好養此人他日必作家主即章獻太右也真宗右劉氏仁宗即位以年如尊也劉氏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十一年師乞歸山詔許之在山常紙衣閉戶不見人有置食庭前者人退自

取之

五月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菩提印賜紫服○九月詔取舒州瑞石誌公記以示近臣宰相王直曰國家啟運在梁陳隋唐四朝及五代之後太宗即位歲在丙子今天尊臨降事皆符合於五百年之前誌石文云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趙號太平二十一年財知天命我宋其來久矣上說遣陳堯咨往昇州蔣山致告

述曰世書謂之預識也佛典謂之預記謂能先事以告也在佛則言聲聞作佛國劫名號見法華經凡夫禍福休咎在俗則如圖書著龜星占夢象皆所以告先事也桓譚非識非不知識也特恐光武當中

興多故之日一切以識決之而於人事有不能盡  
故不知不言識之為愈也然則聖人之興未嘗無  
識上世帝主之識誠多矣固不俟於枚數近古如  
唐太宗鴻池瑞石顏記之祥肅宗上夫賜寶鎮國  
之瑞皆載之唐史驗于後時無爽也惟我太宗之  
朝兩獲瑞石則有二十一帝之文真宗時竇聖  
臨降則有國祚過於有唐之言聖祖天書則有  
七百九九之識得非先事以告乎人不知學而欲  
謂識為非者誠未可也佛聖人先事以告固非世  
俗所能知至於著龜上夢之兆與夫經史聖賢之  
能先知者可不信乎倘著龜星夢之兆經史聖賢

之言既有可信而於佛聖人之先記反不欲信乎  
然則我朝石記天書當時非無其實特儒人不  
信識記競指為非而好事者得以知之也借使石  
文可偽則誌公親降禁中太宗遣使致謝謂之不  
實可乎借使天書可疑則吳會中興得數延來  
謂之不實可乎易曰神以知來此仲尼言識之大  
旨也可不信乎哉

十月八日天神降于禁中延恩殿冠服如元始天尊  
即前祥符初天神也命上坐謂曰吾人皇九人之一  
是趙姓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吾以後唐時下降  
揔治下方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撫育群生

乃乘黃雲而去。是月大赦，上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曰元天大聖母，聖祖諱上玄，詔中外不得犯改。玄聖文宣王曰至聖文宣王，玄武曰真武，敕諸郡天慶觀增建聖祖殿。○十一月益州守臣李士衡進大慈寺沙門仁贊編修釋氏會要四十卷。

五年二月詔嘉州峨眉沙門茂真入見，上賜以詩，館于景德寺。舒王元偁夢青衣童持書以授中使，足踏黃雲隱隱而沒。主以問師，答曰：將有儲嗣降孕之慶，未幾仁宗生。○初樂史留守西京，夢天帝召，謂曰：世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

往勿辭，遂唯而去。旁侍者曰：此南岳赤腳李仙也。明

年仁宗生。張師正拾異記

日本國遣使釋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神光，敕詞臣為撰寺記。

六年二月詔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剃度。○詔丁謂奉迎玉皇聖祖二像，先是上遣李溥於建安軍監鑄二像，及至京，上車駕親迎，奉安于玉清昭應宮。大赦天下，外建安為真州，鎔範之地，建儀真觀。○五月開寶寺福勝塔有金色光，見相輪上，又有聖僧遶塔，盪自得五色舍利，上親幸敬觀，見舍利于塔表。大



如月色同水晶往來飛動於鈴索之上士庶同瞻於地軌上獲舍利五千餘粒詔賜號靈感之塔時京師天清寺興慈塔亦有舍利見相輪上上曰像教嘉祥生民之福也○八月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仁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凡譯成經律論四百十三卷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次又請以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褒許○詔謚泗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斥其名○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來進舍利梵經賜紫服○十一月舍利見于玉清昭慶宮聖祖明慶

殿或以為道門無舍利事上謂宰臣王且曰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氏皆勸人為善唯識達之士能一貫之滯情偏執於道益遠

述曰法身舍利無乎不在當大感通之際雖頑空朽壤尚可得之何有間於道家之宮館哉惟我真宗敬天奉佛德動幽顯間者塔寺屢獲舍利而今復見之聖祖之殿誠所以彰聖君虔事二教之心由精誠感格有以致之也

七年正月上幸亳州謁太清官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號御製老君讚雲笈七籤云混沌元氣之始也○西天波羅柰沙門滿賢進梵經無憂樹葉○浮石崇矩法

師四明法智弟子至京師上聞其名召入內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說賜紫服金幣香藥

八年正月臣僚言每歲上元車駕詣寺觀三十餘處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令近臣分拜上謂王且曰朕祈福中外更恭拜起未嘗懈怠卿等欲申裁減非朕之意國朝會要

述曰安歸田錄太祖入寺問慧寧通慧佛當拜否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寧於太宗朝隨吳越王初歸京師未嘗及見太祖歐陽氏所錄妄也今觀真宗百拜已上不欲分任近臣蓋習熟於祖宗之家法也其後如徽宗拜佛牙南渡歷朝

拜大士則知有國以來無不拜佛之理歐陽慢佛不欲人主致敬故特創此說見在過去無義之談所以上誣君主下誣寧師也甚矣

詔於大內丙地建景靈宮以奉聖祖○敕汀州南安巖名均慶院賜太宗御書百二十軸先是釋自誠居巖上神異不測云是定光佛化身身懷仁江有蛟害人書揭投潭中水擁沙漲塞潭為洲其怪遂絕適梅州黃楊峽民乏水飲誠以杖指溪移於近道每歲有旱書揭擲之風雨隨至其偈後每書贈以之中四字人世莫曉其旨○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五卷付傳法院編入大藏○召龍虎山二十五代嗣天師張乾

曜至京師於上清宮置壇傳錄度人

述曰道家者流其所學則道德陰符是為治心脩身之本至言內丹外丹火候口訣則不傳於非人其餘旁門如胎息之法草木之方皆上聖下教用度人世非可謂之虛無也若夫置壇傳錄起自天師是又上天護國護人治鬼攝邪之法俱可以助教化於天下者是故此道列在國家與儒釋均為三教者以此至於小大優劣內外之義則較然可知故闕澤對吳王曰道事天天事佛李士謙論三教曰儒五星也道月也佛日也能達此意則三教之位定世言儒道釋蓋本乎此儒生道士不別本

末致輕陵於釋氏皆未學之過若道流有輔成舊偽言老子化胡以佛為侍者之言誹謗老子瀆世尊其咎當如何邪

南海注蓋國遣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

九年二月北天竺優填曩國沙門天覺南天竺師子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蹉國沙門等來各進舍利梵經各賜紫服金幣○四月中天竺薩縛羅國沙門童壽來進梵經賜紫服○五月東天竺縛鄰捺國沙門普積來進梵經賜紫服

述曰西土梵僧繩繩而來者多矣至於五竺沙門

競集闕下則無若茲時之為盛豈法運之與隆亦  
帝德之感通也五竺國名校以西域記唯師子國  
可見餘不可考蓋今古事變猶昔漢唐而今為宋  
其實一區宇耳

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于揚州○西京  
龍門山石龕佛歲久廢壞上命沙門栖演給工修飾  
凡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尊○九月不雨詔泗州龜  
山沙門智悟入京止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  
有感曾斷一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  
日大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藥悟曰無害人見所截  
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之曰悟是

五百羅漢中一來此救世

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山垂教實利含生具葉騰文  
當資俾譯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相參既失精詳  
寢成訛謬而況葷血之花甚瀆於真乘厭詛之辭尤  
乖於妙理其新譯頻那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  
後似此經文不得翻譯○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  
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住山本如勸郡人建  
教藏閣以奉之○九月宰相王旦薨先一日囑翰學  
楊億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為僧宴坐林間觀心為  
樂幸為我請大德施戒剃須髮著三衣火葬勿以金  
寶置棺內億與諸孤議曰公三公也歟贈公袞豈可

知於僧體。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玉。蜀山錄○宰相王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十一月詔天下州郡復放生池。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上下水五里，並禁漁捕。唐肅宗立放生池八十一所。顏真卿作碑記。○四明延慶禮法師，結十僧修法華懺，期三年焚身供法。秘書監楊億、素仲道風，貽書勸請住世。謂方當合教中興之時，正賴傳為出良導。復修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俾同勸止。既而駙馬李遵勗亦奉書交勸，師以公私意勤，竟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年以酬至願。二年敕江陵府州長干寺，改賜天禧塔名。聖感即東土所藏阿育王舍利塔十九所之一也。塔在城外。

三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節文云：「堯皇如道西竺，真乘咸助化源，敢忘崇奉。應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係帳童行，並與普度。尚書右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具歲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詔於天安殿建道場，答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八十六人。上親以藥銀大錢面賜之。藥銀即水銀。銀，世謂之乾末也。○錢唐月輪山沙門道誠以朝廷覃恩普度，撰釋氏要覽三卷為出家者衆法之須知，行於世。○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以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入藏，頒行詔可。○宰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

山謁慈雲法師遵式請誦法華歎曰此道所未聞此  
人所未見也即為奏錫天竺舊名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為主上祝  
壽○十一月東女真國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  
四年正月右衛誦經秘演等請以御製釋典法音集  
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初是揚億提舉  
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箋之將三百字暗  
碎不可觀億削去自注云地體本靜動必有變人服  
其簡○西天沙門普善來進梵經賜紫服○駙馬都  
尉李遵鼎奏四明知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  
特賜法智之號仍宜旨住世演教不許遺身時譯經

院證義簡長等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表道德詳見

教行錄及刻石在南湖

○十二月翰林學士楊億卒億留心禪

觀自屬疾即屏葷茹臨終之日為空門偈以見志識者知其有得佛氏之學

五年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法師領眾修法華懺為國祈福師為述修懺要旨上之○詔以孔聖佑襲封文宣公○詔於并州建資聖禪院為將士戰亡者追福○門下侍郎平章事丁謂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

述曰真廟之在御也並隆三教而敬佛重法過於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則有聖教序崇釋論

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遺教二經皆深達於至理。一  
歲度僧至二十三萬而僧衆有過者止。從贖法上  
元幸諸寺禮像百拜弗辭復唐家天下放生池以  
廣好生皆本於宿願而發於聖性非後於勸也。至  
於繼世譯經大開梵學五天三藏雲會帝廷而專  
用宰輔詞臣兼潤文之職其篤重譯事有若是者  
當時儒賢如王且王欽若楊億晁迥輩皆能上贊  
聖謨共致平世君臣慶會允在茲時稽之前古未  
有比對

是歲天下僧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  
一千二百四十人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仁宗母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遵  
式法師爲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  
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龜茲國僧華嚴來進佛骨  
舍利梵經賜紫服

法運通塞志第十一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法運通塞志第十二  
佛祖統紀卷四十六

○南齊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法盤撰

仁宗真宗第六子。母宸妃李氏。慶二日在天其一忽

求昭陵真宗以禪承之。遂娠四月十四日。為乾元節。

天聖元年召句曲山道士朱自英。詣闕賜號觀妙先

生。初真宗以儲嗣久虛。命朱自英奏章升神帝闕。見

三茅真君。乘寶輦而下。問何所來。答曰。臣為大宋祈

嗣。茅君領之。以其章進太上。敕曰。茅盈憂國愛民。宜

為宋嗣。明年仁宗生。句曲洞天在潤州句容縣。二茅

見通塞志一考異曰。鄭景望家集言。茅君下生。張師正括異志。



則云南岳李仙此兩者必一于是今觀樂史感夢  
近於恍惚未若自英外神所遇之為實也矧惟  
真廟拜章於當年仁台錫號於茲日皆所以表  
正其事則宜以鄭氏所紀為實  
上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玉重請易之上曰  
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  
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鄭氏  
集○敕內侍楊懷立降香入天竺靈山為國祈福慈  
雲式法師復以天台教文入藏為請懷古為奏上之  
○南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詔三藏法護  
譯之○四明延慶法智法師出教義策試生徒各開

緯四十二章至今以為法

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靈山千  
衆慈雲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作大義四明  
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遇道人李士寧於逆旅謂開  
曰君鄉城戒香有痘女者過去維衛佛也若歸可往  
禮拜問其狀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既歸亟往寺  
訪之老尼曰聖姑坐化年餘矣因示以畫像炷香  
作禮自以不觀尊容為之媿恨明年過錢唐客書吏  
陳式家忽見小兒十數擁一尼童入門譁傳云痘女  
痘女開方驚顧遽索紙書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  
無一法可思惟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

復於偈後書無去來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瞻遺像之意復書偈云須彌山上擺鐸大洋海底搖鈴若問痘女姓字祇此便是真名出門竟去追問小兒痘女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曰問取痘女忽俱不見

志磐項過角東接心元妙得舊文於書篋念痘女古佛世無知者因為迷戒香維衛古佛記既而元妙以遺寺王師亮俾刻石寺中以顯名勝案藏經維衛或稱毗婆尸此翻勝觀所謂以勝妙三觀觀一切諸法無非三諦之理也  
蜀人李士寧有道之士得軒轅古鏡洞見遠近學士

蔡君謨聞而惡之一夕夢為虎逼有人救之謂君謨曰公貴人也但頭骨未正乃以手按之夢覺頭尚痛明日士寧往謁焉即夢中所見者後出守閩中士寧復往見君謨告曰久患目疾夜夢龍樹菩薩何也士寧即袖中出畫像宛如夢中兩目明視如故見李壁詩士寧神異甚多荆公歐陽公皆有歐詩以記述其事 ○西天沙門愛賢護賢來進貝葉梵經賜紫服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復放生池四明南湖法智法師每於佛生日集衆行法放魚鳥以祝聖是年郡以事聞敕樞密劉均撰文以紀郡守曾會立碑寺門

文見先師 一夕夢伽藍神告曰明日相公至已而曾

會領子公亮入寺師告以夢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忘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有曹相公捨田帖載教行錄○翰林學士夏竦同三藏惟淨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判都省馬亮言佛道貴重人天所師請無得收度曾犯真刑及文身者詔從之

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帙賜名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杭州天竺寺七月八月望日之夕天雨桂子慈雲法師播種於土作詩以記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四明南湖法智法師於元且建光明懺期至五日趺坐說法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化露龕七日顏貌如生

爪髮但長鬘維之日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蓮華然一卷公題求神聖大藏經七年敕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蓋為先帝薦福之舉令後母得無故擅興力役

八年詔嗣天師張乾曜赴闕賜號澄素先生上問以飛昇之道對曰此山林志士之所為非可以輔政教也上嘉之詔自今一代與一先生號免祖徭○上聞藍元道有道術召見之館于芳林園賜號養素先生未幾去居南岳所居夜有赤光及聞對談者翌日侍者以問曰吾師劉道君海蟾子行雨過此耳有劉中明者南遊衡山謁養素受其術後於伽藍屍解邑令

拜其空聞其中言曰止暴殄息求營勿冒射勿枉刑  
令愕而去鄉人簡有從復見於東都問曰與先生同  
里聞獨不念之乎中明曰人年五十已如敗屋能志  
於道僅可延年子今年七十矣平生好法律佐人諍  
訟尚何所言遂不顧而去

九年敕昭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衣鉢入  
京闕供養及至奉安大內清淨堂敕兵部侍郎晏殊  
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為  
真宗皇帝建塔于佛金剛座之側今欲再往為皇太  
后今上更建一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  
聖上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詔可仍

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祖疑宣律  
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烈火燬之色不變心敬神  
異遂製發願文太宗朝復取驗以火製偈讚以申敬  
見三朝御製碑因奉安大相國寺法華院真宗嘗迎供開寶  
寺靈感塔下瞻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讚見三朝御製碑  
上以三朝敬事遂迎置禁中以薔薇水灌之出南海三佛齊  
國香氣芬郁異帶忽於穴中得舍利一五色映久因為製讚  
以金盃三重藏之奉以還寺其讚云二皇掩質皆歸  
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上世亦言  
真埋軀祇見空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  
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述曰佛道大道也佛身真身也言大道則法界無遺不同孔老之有方域言真身則常在不滅不同孔老之有生死其所謂佛牙舍利者此蓋真身應物示化之一法也豈世間水火所能沮壞之邪仁宗以三朝歸敬特製讚文而且摩訶帝皇儒道之宗祖者誠以仁義之道清淨之化所以教域中之人致入天之福耳非如佛道有化久出世之能然則在儒在道不離此身皆可以從事釋學以爲未來出世之本恭覽宸製知言近而指遠

明道元年十月一日天竺慈雲法師說法坐逝人見大星殞於鷲峯紅光赫然師於前朝進金光明護國儀上因閱視至發願文有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仁王慈臨無際撫凡數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亟宜召之則師入滅矣

二年七月四明南湖奉法智法師舍利葬于南城崇法院之祖關

景祐元年參知政事王隨刪景德傳燈錄爲十五卷詔傳法院編錄入藏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公笑且閱之乃歸各取經誦綬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歸田○是歲天下僧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

十人

二年上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是書即法護惟  
淨以華梵對翻為七卷聲明之學實肇於茲其所序  
云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  
息災施護法  
賢法護東土一  
人則惟淨耳筆受綴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  
十九人五竺貢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  
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滌至栖霞百三十八人梵本一  
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十一月詔孔  
宗愿襲封文宣公

三年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進上賜名  
天聖廣燈錄御製序○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

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言奉詔續修法寶錄自祥符  
四年至今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十一卷乞依舊式  
賜序

四年御製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

寶元二年五月二在西方懷問同沙門得濟永定得  
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  
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  
本召見尉勞賜號顯教大師紫衣金幣

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  
臚之設有費廩祿鴻臚卿主四方實登  
後世兼領西域梵僧欲乞停罷譯  
經上曰三聖舊模焉敢即廢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

不可識。味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泮疏示之論。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湘山野錄。○范仲淹宣撫河東。寓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為之序云。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讀之。一頌一悟。方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有遺落真文。因以傳江陵沙門慧哲。俾行於世。家集。○諫議大夫歐陽脩慕韓愈斥佛老。著本論三篇。其略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去矣。而復大集。遂至於無可奈何。云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世。雖有佛無由而入。及

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木也。云云。禮義者。勝佛之本也。鬼符昏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教民之具。無不備。則佛無由而入。歐陽氏以禮義為本末。勝於佛。故曰本論。又曰。今佛之法。可謂蕪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並見六一居士集。○零陵何仙姑者。幼行山中。逢呂仙。出桃食之。遂不飢。家具乏。作糶以居。呂仙常過之。仙姑逆知世人未然。事秋。青南征。優智高。問仙姑曰。是行可克否。姑曰。廊破膿出。既而左枝。孫節陷陳。再戰而破之。著作佐郎焦浚明。以仕宦不達。奏章自訴。一夕得幅紙。有十六字。不可識。持問姑。姑曰。

天篆也。且亟歸家。後明叩之。姑曰：受金五兩。折壽十年。在殺二人。死後處分。後明至家。即死。士夫過零陵者。日至門訪。實祥仙姑厭之。乃盛服坐化。著靈源志。言修養事。行於世。湖南永州

二年初。東掖山本如法師。結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遵勗。以聞于朝。賜號神照。紫方袍。嘗於山西南。見一虎。卧以杖擊之。曰：非汝住處也。虎俛首而去。後於虎卧處。結室為菴。以是年歸。間此中慕廬山之風。與郇公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六七年間。寔成巨利。主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三年六月。又早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內殿。躬禱。須臾。

兩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用以奉藏。復製發願文。以見歸敬。○宰相章得象。兼譯經潤文使。四年三月。詔天下立郡學。置生員。歐陽脩司州學記 ○六月。開寶寺靈感塔災。敕中使取塔基所藏舍利塔。入內供養。將事。再建。諫臣余靖力諫。上不說。○諫議歐陽脩為言事者。所中下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託意遊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師。禪師居訖。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史記 孔子。世家。折衷於夫子。住折斷也。東當也。無音。漢揚雄傳。折衷于重華。顏師古。住竹仲。反脩肅然。心服。聳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時排佛為之內銷。遲回踰旬。不忍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



正相類脩初至師揖就座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  
入之道有合於心乎脩盛氣以答曰脩學孔孟之道  
竊有慕於韓子之攘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取焉  
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之距楊墨佛  
老大聖非揚墨比退之尚不可排況今欲慕之者昔  
者文中子之言佛聖人也而退之斥為夷鬼此大慢  
之言也脩曰學者廢中說史家不立傳退之絕口而  
弗稱今師接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  
中子醇儒也其得佐太宗當不愧三代之治其職居  
修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昔陳叔達撰隋史避嫌於  
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之退之蔽賢而弗稱豈

天下之公心皮曰休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于文  
中子司空圖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故房杜  
之徒恢張文武以濟正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子  
也荀卿之徒韓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詩書以亡  
秦揚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門人能以仁義之  
道輔成唐家以致治乎若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聞  
其徒有佐漢興唐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  
於荀揚韓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文中子之弟  
王績奏侯君  
集無君事連長孫無忌叔  
建避嫌故弗與立傳脩曰韓子之道與文中子  
不合者鮮矣使其遇太宗必大發所蘊師曰憲宗中  
興之君也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為

已切欲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之甚且退之斥佛為夷鬼者請略辨之佛聖人降自堯率天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何以夷稱佛聖人不生不滅曠劫常存人天之宗仰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慢語乎退之七世祖韓蒼當後魏求與自赫連屈丐來降拓跋赫連氏自叔左賢王後魏朔方魏由西戎歸北狄獨不為祖諱而反敢訕佛聖人乎退之畏修史褒貶之禍答劉秀士書夫為史者而不思貶佛之適為尤可畏排老子為已任而兄事毛仙服其冊卒疽發而殂張之詩韓子相校書不材校漢書改金根車為金銀車卒黜歸未數世而絕滅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

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盛德之累謗言善罵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舊著本論孜孜以毀佛為務安得衆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射之禮為勝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道也脩大驚赧為之謝曰脩胷中已釋然師將何以見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念生東華為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我慢悉悔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常明天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脩自此頗有省發及後入參大政每譽

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蜀沙門祖秀紀歐陽

陽外傳後湖居士蘇庠養直魏公張俊身序秀

述曰孔子文中子皆謂佛為聖人韓氏則曰佛者

夷狄歐陽作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二子不知佛

為聖不知天地之廣大故不知矣為夷矣為中國

不知佛法之妙故不知矣為本矣為患儒宗有欲

排佛者倘未能覽其典籍質諸學者熟復其義理

之所歸則吾恐輕肆慢易如韓歐一時之失言也

然退之問道於大顛自云得入處故魯直有云退

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亦少沮歐陽見祖

印肅然心服故東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

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今人徒知誦前

時之舐排而不能察後來之信服以故二子終受斥

佛之名其不幸乎

教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仙源縣差廟

戶五十人充灑掃

五年眉山蘇洵赴汴京舉進士不中浙江至潯陽登

廬山謁祖印訥禪師問法東坡云慶曆丁亥先若問

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晨興叩

殿遇紫衣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詔封慈忍靈濟

大師○太子太保張方平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

楞伽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宿障永解細

視筆畫手迹宛然。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猶軾為題。經後云。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且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授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云。軾遊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七十九。幻滅都盡。慧光輝圓。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三十萬錢。使印施江淮間。金山佛印元禪師謂印施有限。書而刻之。則無盡。乃爲書而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云。○御製譯經頌賜三

藏法護

八年。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聞開寶寺言法華有異行。夜焚香默祝。翌日請法華大士於化成殿齋暨旦。上道衣凝佇。俄內侍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入。將至寢殿。訶不能止。上笑曰。朕召之耳。至則徑升御榻。趺坐受齋。上問儲嗣事。索紙連書三十三字。後英宗繼統。乃濮王第十三子。濮王爲仁宗兄。○知制誥曾公亮丁母夫人憂。告歸。卿僧元達附舟至錢唐。入天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已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而達以曾公恩補大師。公亮前身為青草堂。年九十餘。

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人生  
子書正坐化○參知政事歐陽脩知揚州廬山祖印  
訥禪師遣僧問訊脩與對食偶曰高麗遣使問魏武  
注孫子二處要義無注說廷中諸賢無敢答者有詔  
問脩亦未知其答僧曰山中老師必知此義脩欣然  
飭郡庭儀從乘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  
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應詔東林錄後  
為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窮為奇其文略而意  
深又為錢忠懿王贊曰中有樗里不以示人皆有得  
於祖印之意也

述曰磐兒時侍師表先生

名機為郡學錄見與鄉

士閱孫吳兵書聞其論曰儒者之兵合於常道變  
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救時赴難不忘君主義  
也兩陳相抗遣使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  
信也至於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  
也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籌而勝者有臨機  
制變而勝者智用不定通於神明父子至親不能  
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盡其意邪聞此語四  
十五年今觀東林錄所載益信表公之言與祖印  
同其旨

歐陽外傳云公至圓通范文正公以書抵求叔問  
孫子關疑魏武不注師就覽畢即取別幅釋之公  
驚訝

九年歐陽脩知潁州官妓盧媚善談笑口作蓮華香  
有蜀沙門知入前事脩以問之僧曰此女前為尼誦  
法華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於此脩問妓曰曾讀法  
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何能讀經脩令左右教之十  
聞即誦教他經則不能閱覽  
皇祐元年詔再建靈感塔奉藏舍利慶歷四年火毀故重建○  
敕中使往陳留八關寺迎佛指舍利或以為僞上命  
試以烈火擊以金推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流迸光照  
西方上曰功德欲歸闡教乎乃以水晶寶匱盛之御  
製發願文奉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為沙門義津建  
寺請額為闡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攜佛指舍

利欲求吉祥爰奉安非師不能護施之而去既而瑞  
光屢發祈禱頻應楊傑撰碑○自周朝毀寺建隆興復京  
師兩街唯南山律部賢首慈恩義學而已士夫聰明  
超軼者皆厭聞名相之談而天合止觀達磨禪宗未  
之能行淳化以來四明天竺行道東南觀心宗眼照  
映天下揚億鬼迴有以發之真宗嘉獎錫以法智慈  
雲之號雖一時朝野為之景慕而終夫能行具說於  
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京第宅創興禪席因  
賜額為十方淨因上方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  
歐陽脩等請以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因舉懷璉  
以為代歐陽傳

二年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彥博在京師與淨  
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為往生淨土之願○詔  
左街淨因禪寺懷璉禪師入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  
錄智林等問詰奏對稱旨賜號大覺○初淨老夫住  
廬山棲賢南康守以私忿民共衣大覺迎至淨因居  
以正室上每召師入內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見  
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曾入舜室歸  
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偉敬之曰山林之高入  
也即於扇上書賜號淨依舊為僧再住棲賢寺賜紫  
衣銀鉢

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進梵經賜紫服○詔

歐陽脩同宋祁范鎮修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  
及方技傳乃至正觀為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  
之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于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求  
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  
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篤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  
也依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及  
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歐陽外傳○司馬光嘗讀文中  
子謂佛為聖人乃曰審如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  
禪偈六首其卒章云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  
為大聖是名佛菩薩暇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寂忽  
聲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然方進七著光欣

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  
至和元年敕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字師號  
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上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  
地上驚而寤遣使往視之見一僧卧門外其名道隆  
明日召見奏對詳敏賜號明悟禪師敕曹門外建華  
嚴院以居之

二年淨因大覺禪師懷瑾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  
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師乃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  
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  
石樓上掌賜龍腦鉢師對使者焚之曰吾去以壞色  
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益嘉歎○詔賜

嗣天師二十六代張嗣宗為冲靜先生

嘉祐元年乾元節敕開寶寺福聖塔院建大齋施僧  
袈裟○相州太守李復圭發龍興寺塔基得佛髮舍  
利旋轉如螺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宰相韓  
琦即其地建殿藏之

三年譯經三藏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普明慈覺  
傳梵大師法護亡壽九十六○西夏國奏國內新建  
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

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譯經潤文使○富  
鄭公請顯華嚴住洛陽招提邀司馬溫公往還之忽  
見數十擔過溫公問之曰新招提長老行李也溫公



即命歸謂鄭公曰已見之矣

述曰學道之士以貧為德此世人之常所知敬也招提數十擔卒為溫公見薄一皆掩大德可不戒之哉

六年文友博以使相鎮魏府請文慧禪師重元居天鉢寺一日來別曰入滅去彦博遣子往候之果坐脫暑中香風襲人焚龕之時煙色正白舍利如兩彗博親臨視手執流離瓶祝之煙入瓶中舍利填滿○杭州智圓律師允堪示寂塔于西湖菩提寺嘗述會正記以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世○敕賜兗州先聖廟飛帛御書殿額祭文

七年藤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至錢唐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見內翰王素進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上讀其書至為法不為身嘉歎其誠敕以其書入大藏賜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以視參政歐陽脩脩覽文歎曰不意僧中有此即黎明同琦往淨因見之語終日自宰相以下莫不爭延致名振海內及東下吳門大覺璉禪師作白雲謠以送之

石門文  
字禪

述曰晁以道有言予嘗怪韓文公歐陽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夫至今喜稱道之者一公之力也

洛陽沙門鑒聿深於易述韻總五篇歐陽脩為之序  
曰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  
五方之訛儒之學者莫能難也

述曰夫人在孩提時便知學字師不知字故所學  
多非及長入以是教人非傳非故皆不疑不知字  
而為文文欲學古而字不知古何文哉漢先君中  
郎尚書後漢盧植字子幹至磐已掌上書乞正五  
經文字有云古文近實而流俗降在小學此傷之  
也班固漢書別擊幼從師學年五十始悟字多非  
因發憤取諸字書訂正之益知世人書字訛謬為  
尤多如陳陳華華歷曆奉俸反主俗字而違失經

史之正

論語戰陳之事諸典皆作陳今韻略錄出

詩隱有荷華魏曹植詩朱華冒綠池今韻略先出  
花字於下注云亦作華○易洽歷明時漢書律歷  
志皆作歷今韻畧歷曆並出○漢書餐錢奉邑又  
光武詔增百官奉扶用反秩祿也今韻畧先出俸  
字下注云亦作奉巖岩橐橐臺臺船船此造作不

與而正通俗三者之所不收岡崗暴曝翳葛然然  
是為山山火火重加之繆暴音僕孟子一日暴之

暴露於野並音僕況况宜宜羈羈場場是為增減

點畫之不成字也至於正月之音征昭穆之音韶  
異代不必諱而述音義者諱之何也書正月上日

詩正月如字世謂秦始皇諱政故避者音征今去  
秦遠矣尚不聞避政事之政何獨正月之避邪禮  
記王制三昭三穆無明音周禮呼昭穆而進之注  
上昭反此因避晉文帝諱昭故音韶然昭穆正取

昭明之義朱晦菴經解並用如字此在韻二音皆  
陸德明釋文不知改削之過已亡不令之君能與  
避諱而孔聖萬世之師不知佛與釋出釋典而不  
避諱古今儒宗不能無愧也  
收僧與梵亦釋典而置之篇韻何也梵語佛也此  
聲覺者梵語  
禪那此云靜處此二字不收梵語僧伽  
此云衆梵者清淨離欲今韻中收二字是知孫強  
之增玉篇孫強增字多取俗書孫愔之增廣韻孫  
愔撰廣韻與夫本朝丁度之撰集韻皆泛引俗書  
多收俗字與夫本朝丁度之撰集韻皆泛引俗書  
雜掇正體俾經史古意黯然不明此字書之大厄  
而有待於志士以矯正之乎今觀歐陽序韻總謂  
能正五方之訛儒者莫能難於私心竊有感焉特  
無由見此書耳見六集一黃太史曰魏晉人取字勢  
居士集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橋橋直直皆不成字

思陵翰墨志有云書字之弊無如本朝至哉聖

學之深識也高宗陵號永思

英宗仁宗兄濮王第十三子正月二日  
為壽聖節葬永厚陵

治平二年敕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翰林  
學士臣王珪撰文左僕射魏國公臣賈昌朝書右僕  
射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臣韓琦立石太宗御製  
曰功成積劫印文端不具南山得恐難眼觀數重金  
色潤手擎一片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藏處千年  
瑩采完定果真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閑看真宗  
御製曰西方大聖號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願進  
修增妙果庶期饒益在黎元仁宗御製三皇掩質

昔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空遺家。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三年淨因璉禪師乞歸四明阿育王山上。賜手詔曰。天下寺院任性住持。師遂建宸奎閣以奉先朝聖製。

仁宗詩頌凡十七篇學士蘇軾為作記移書問手詔中語。師答以無。此後示寂。得之笥中。軾聞之曰。有道之士也。

四年敕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聖之額。神宗英宗長子。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四月十日為同天節。葬永裕陵。

熙寧元年二月詔孔子四十七代孫若蒙襲封衍聖公。前宗愿子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

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損。鬻牒自此始。

耶述曰古者出家之士自漢明以來並從國恩而為得度。如隋文一歲至五十萬。唐太宗感契三藏弘

法須人之言即度僧至萬七千人。睿宗度三萬人。本朝太宗普度十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此特恩

蒙度之大略也。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是猶漢家以科舉取士。最可尚也。我太祖真宗

仁宗並舉試經之科。於茲為盛。未聞貨取於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之請。以時方

用兵始鬻度牒。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從息

猶可擇人試經是為得才至於納貨為僧則富者  
可以逞欲漢書嘗長汗雜虧精進法門之不幸也  
公輔以時艱始勸上裁恩賜以就買賣利源一開  
逮今不可復塞律言餘方有清淨雖非我制不得  
不行蓋此義也

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  
十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終于錢唐之靈隱火浴之鼻舌  
眼睛耳豪數珠五物不壞時衆欲驗之烈火再鍛五  
物愈堅

五年敕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火上竺

七月歐陽永叔自致仕居穎上日與沙門遊因自號

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歐公自作傳云吾家藏

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息心危坐屏

卻酒者臨終數日令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條

然而逝見外傳永叔初登政府苦於多病嘗夢至一所

見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永叔問曰

公等非釋氏所謂冥府十王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

造經果有益否曰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益知

敬佛樞密副使吳充撰行狀云

迷曰居士者西竺學佛道者之稱永叔見祖印排  
佛之心已消故心會其旨而能以居士自號又以

名其文集信道之篤於茲可見然其傳六一謂以一身老五物之間五物者身外之餘物豈足以寓諸道則知居士之稱或近於濫蓋好名而失其實者也

良者曰歐陽氏號稱大儒而無通識以故立論時有乖戾而為當時君子之所見攻如議追尊漢王為皇考誤英宗承大統無入子禮

英宗本生父漢王及繼仁宗王珪議宜稱皇伯歐陽脩請如漢宣帝光武稱皇考治鎮奏既考仁宗又考漢王非是宜從珪議司馬光奏歐陽脩巧說誤聽宜從珪議呂誨十一奏乞依王珪不報乃與范純仁目大防合奏歐陽脩首開邪議韓琦非傳會乞下脩于理正其罪上竟從脩議其後神宗以追尊事與漢宣帝異以問吳奎對曰此說牽於私恩耳神宗曰當時謂見為歐陽脩所誤奎曰韓琦於此事外決衆心謂見

在佛不拜過去佛誣 太祖 真宗不為佛敬

歸田錄載太祖入寺問贊寧佛當拜否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全詳贊寧隨吳越王歸京師在太宗朝未嘗及見太祖歸由所載也 會要國史也補具宗每士元詣寺觀三十處百拜以上歐陽豈不知之而妄載歸田錄中上誣 削唐太宗戰士建刹之詔失史官記事之實太宗正觀三年詔建義寺薦福四年戰場七處建寺成愈真世南岑文本七人為七寺撰碑事載舊史歐陽並刪去之 本朝建隆二年詔於揚州置建隆寺為死事者薦福如唐正觀四年故事其後王禹偁撰碑建隆之詔既指唐朝故事若之新書則無所可據使後謂河世有歐陽子修宋史則將并除建隆之詔矣謂河圖洛書為怪妄不足信與易繫辭論語相反見居論易 至若著本論斥佛法為中國患而晚年敬明教服圓通稱居士讀華嚴竟自畔其前說猶韓退

之妄排佛而終信服至哉子瞻之論曰韓愈之於  
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而不樂其實也其論至於  
理而不精往往自畔其說而不知今觀歐陽之始  
卒當亦不逃子瞻之論

詔衡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尋累以  
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騰光明且往瞻  
敬者必獲舍利○日本國沙門尋成來朝

六年七月天竺靈山海月大師慧辯合掌坐亡遺言  
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趺坐如生乃作三詩  
以弔之故尋遺迹強信裏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  
公誦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集中心但每其  
初是學士沈邁治杭以師有重德補為都僧正通守

蘓軾為之序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  
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  
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  
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  
已師既蒞職凡管內寺院虛席者消日會諸刹及座  
下英俊開問義科場誦名考校十問五中為中選不  
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楚宜反不齊也以次補名由  
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天台張平叔少傳混元之  
道龍圖陸詵守成都依以遊蜀遇異人授金丹火候  
之訣道成著悟真篇傳於世掌遍參禪門大有省發  
後讀雪竇祖英集頓明心地作歌偈以申其旨且言

獨修金丹而不悟佛理者即同楞嚴十仙散入諸趣之報侍即馬黔漚廣南復從之遊未幾跌坐而化鍊其蛻得舍利千百紺碧色若雞頭然既而復其見之者平叔始以丹法傳之石泰泰以傳薛道源皆於丹道有成

述曰學仙之流已執所得知佛道為究竟者不多有也如張平叔明佛性呂洞賓悟禪理時一見耳今世道流不知學謂仙為陽魂釋為陰鬼著此說以誤後人皆不知佛性禪理之過

八年七月公卿朝士建孟蘭盆會于開寶寺自月五日始至十五日畢主客楊傑為之記

九年敕開寶寺靈感塔建慶壽崇因之閣中建木塔御篆鴻福圓成之塔

十年夏旱上於禁中齋禱甚虔夜夢神僧馳馬空中口吐雲霧覺而兩大澤敕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漢詔迎入內供養宰相王珪以詩稱賀曰良弼為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

東軒筆錄

元豐元年三月杭州雷峯慧才法師為靈芝元照道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之際見觀音像放光誦堂大明淨慈法真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米芾書慧才法師立石于龍井

二年初駕部郎中朱壽昌七歲時不知母所在乃刺



血寫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復棄官入秦得母於  
同州年已七十猶軼時謫居黃州寄詩以為賀時稱  
壽昌孝感所致

三年正月敕大內設千僧齋施袈裟金剛經為慈聖  
太后追福○詔詳定官制朝議以自唐至本朝譯經  
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卿今後改賜譯經三藏  
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洪咨齋三筆○詔華江州東  
林律院為禪席命常揔禪師居之寺人相謂曰遠公  
識記吾滅七百年當有肉身大士華居道場今捨公  
實應之矣東坡過東林贈以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如何舉似人

詔道門職事試道德南華度人三經義以中選者補  
授○荆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  
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或有之而非醇儒方立曰豈為無  
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  
峯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  
拾不在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撫  
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祁公杜衍以張方平佞佛  
常笑怪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  
胷脉生謂使者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  
坐謂曰老夫以君疏通不意近亦闡葺聖人微言無  
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邪生曰公未讀此經何

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示公觀之不覺終軸大驚曰安道知之而不以告我即命駕就見之方平字安道安道曰辟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張商英初仕因入僧寺見藏經嚴整怫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邪夜坐長思馮紙閣筆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無佛論向曰既言無佛何論之有當著有佛論可耳商英默而止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詰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倏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曰讀此經始可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後為漕於江西謁東林總禪師遂蒙印可因披音過分

學諸禪師之最後見兜率悅公商英見其短小易之德曰聞公聰明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何至失言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商英內慚佯不領曰師是臨濟九世邪是夜宿兜率語及宗門事至更深悅焚香請十方諸佛作證謂商英曰東林既印可明公公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商英曰香林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未能無疑悅曰祇如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商英曰豈不是有悅大笑歸丈室閉門而寢商英展轉無寐五更下榻觸翻踏牀忽然有省為之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撥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按記來遂扣

門曰商英已捉得賊悅曰賊在甚處商英無語翌日復舉前頌悅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亦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悅後作頌證之云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腳那塗了非逆順不犯功夫商英邀至建昌途中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酬以十頌法門傳揚以為盛事已上三事見宗門武庫商英既達禪道嘗謂人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杭州淨慈宗本禪師夏中定起有道人卉

衣至堂上本視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其人笑曰錢大安用饒舌遽御風疾去丹衣者呂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普燈錄○八月館職文同字與可沐浴冠帶正坐泐化同館崔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曰明日復來乎及再往與可徐白經言人不妄語者古覆面上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如餅狀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與可梓潼人文行高潔畫竹得妙趣東都事略及文藝傳四年蘇軾在黃州作趙先生舍利記言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蓋俚人謂心風為盎也盎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即日光佛也有趙

棠者初為幕官。因棄仕。從盛遊。盛謂盡得我道。盛既  
隱去。棠亦坐化。焚其屍。得舍利數升。載與棠子相遊。  
得四十八粒。

五年詔相國寺闢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以東西序  
為慧林智海二巨刹。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慧林。東林  
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之。本入對。延和殿。山呼  
即就榻。加跌。侍衛驚顧。師方自若。賜茶。舉盃。撼蕩之。  
上問受業。對曰。承天永安。如蘇承天求安院上大喜。語論久  
之。既退。上目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喫  
茶。閑話耳。

六年詔封孟子為鄒國公。

七年太子少師趙抃。舊與法泉禪師為方外友。及知  
青州。從重元禪師問心要。在天鉢嗣天衣懷禪師掌隱凡公堂

心如止水。忽聞辟塵聲。豁然大悟。舉頭觀空。刹刹塵  
塵無處。不是後致政。歸衢築高齋。以自居。與高僧逸  
民遊。是年八月有大星隕于庭。公晨起。與子岷語。如  
平時。忽跌坐而化。蘇子瞻作神道碑及見普燈錄○詔春秋釋奠。以

鄒國公孟子陪饗文宣王位。充國公之次。荀況揚雄  
韓愈從祀。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荆公王安石  
請以江寧府園廬為僧寺。賜額報寧禪院。初安石子  
雱資性險惡。父居政府。凡誤國害人之政。雱實使之  
既亡。安石恍惚見荷鐵枷告父求佛為救。安石大懼。



